



长江巫峡，一场红叶的邂逅

□ 钟芳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唐朝诗人元稹的一句诗让地处三峡腹心的重庆巫山县一举成名天下知。浩荡长江穿越巫山山脉，孕育出了壮美巫峡。巫峡自巫山县城东大宁河起，至湖北巴东县官渡口止，全长46公里，峡谷迂回曲折，奇峰嵯峨连绵，江水在峡中冲撞、漩涡四起，云雾缭绕升腾，似幻似梦，好不令人向往。

深秋时节，巫峡两岸的各种红叶渐渐红透了。在江风的吹拂中，漫山遍野的红叶仿佛赤浪翻涌，又好像一团团热烈燃情的火焰，红得动人心魄，红得令人心醉。走进巫山，感觉置身于红色的海洋。放眼望去，一山又一山，一岭接一岭，一坡连一

坡，这儿一丛，那儿一树的，或枝丫挺立，或曲折低垂，就像丹青妙手随意泼洒的颜料，由淡至深，红晕渐开，酒红、玫红、绯红、嫣红、大红、深红、紫红……呈现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绚丽景观，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杜甫《秋兴八首》中曾曰：“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巫山红叶是国内面积大、景观美、观赏周期长、文化内涵丰富的红叶景区，被誉为“江山红叶”。往往是在国内其他景区红叶谢幕之际，长江巫峡两岸却片片红叶枝头挂，正如鲜花般，红得多姿多彩。

巫山红叶有10万亩左右，连成片的有3万多亩，系巫山得天独厚的野生黄栌、乌

柏、枫树等200余种植物密林，生于岩崖、水岸、高山、陡壁，在秋冬之际变成红色。特别是黄栌，树干粗如笔筒，三两米高，叶片圆而光滑，一丛丛、一簇簇，沿着河岸岩壁绵延不绝。瑟瑟江风中，怒放的红叶红艳艳，似红霞排山倒海而来，使得整个山头一片火红，极具视觉冲击力。

在巫山十二峰中最为著名的，要数神女峰了。《巫山县志》记载：“赤帝女瑶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为神女。神女峰对岸飞凤峰下现存授书台，据说是瑶姬授书复禹处。县城原有神女庙，后来改名凝真观”。

神女峰因其宛若绰约多姿的少女及其浪漫的神话传说而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浮想联翩，留下了灿若繁星的诗词歌赋，这里是观赏红叶最浪漫的景区。顺着铺满红叶的步道拾级而上，山势挺拔，高峻而愈显巍峨，那尊矗立在峰顶的神女石形似一位美貌仙子端坐云霓。一路走来，缕缕阳光透过树梢，透过红叶，远远仿佛是一片片美丽的花瓣，近看才辨清是一片片树叶。随着观赏角度的不断变化，红叶给人的美更为多姿多彩。

最为赏心悦目的是，立足神女峰顶，天高云淡，目极天涯，巫峡的恢宏壮丽尽收眼底，让人有一种气壮山河，豪气冲天的感觉。

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满眼梦幻般的红叶铺天盖地，染遍了千山万壑，人在红叶中穿行定格成一幅幅流动的画面，蝶在

红叶中飞舞旋转起一首首流彩的乐章。江风漫卷，片片红叶随风起舞，恍若火苗飘向空中，照得我们脸庞也红润起来。居高声自远，我们对着群山大喊一声，回应的是飒飒风声与耳边回旋的落叶声。

放舟漫游在巫峡，群峰如屏，峭壁并列，两岸斑驳的岩壁上红叶丛生，有的顽强地生长在石壁间，有的把虬枝探到水边，这大自然造就的绝妙佳景，叫人叹为观止。

夕阳晚照下，江面波光粼粼，山峰、红叶和彩林倒映在清波之中，还有来来往的船只驶出美丽的浪花。倚在船舷旁，只觉得风光无限，目不暇接。我忍不住抬起飘落在肩头的一片枫叶，枫叶淡淡的清香萦绕在鼻翼间，让我柔情满怀，不禁想起那部爱情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的主题曲：“红叶彩霞千般好，怎比阿妹在山崖。手捧红叶望阿哥，红叶映在妹心窝。哥是川江长流水，妹是川江水上波……”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红叶，四季云雨。”奇特的高山峡谷地形和典型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孕育了巫山丰富的红叶资源，它给人的美是独特和绝伦的，山被红叶遮掩，水被红叶浸染，道被红叶铺成，构成了一幅天然油彩画卷。置身其中，体验着人景相融的乐趣，不失为一种最诗意的享受。



走进冰壶书屋

□ 余峰

然好；如果官昏，官风坏，官场必然腐败。父亲深感为官者重官德、守官德、有官德的重要，他以自己敏锐的目光和独到的见解在全国最早提出了“官德乃官之魂”这一鲜明论题，这是父亲在廉政建设方面的一个鲜明创造。

父亲认为，一个官员如果丢了官德，也就丢掉了官之魂，变成了缺德的官。2001年，父亲撰写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官德感言》和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谈官德》两部专著相继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2002年，省杂文学会专门在镇江召开父亲专著研讨会，来自省内的四十余名专家和学者到会进行认真热烈的研讨。省杂文学会会长金陵客称赞父亲两部专著“具有显著的思想特色，没有一段不是经过自己独立思考，没有一句不是表述自己独特见解，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富有真知灼见的肺腑之言，也是反对官场某些丑恶现象的扛鼎之作。专著以语丝的形式出现，表达的却是反腐倡廉的大主题，读之犹如清风徐来，正气拂面，有一种灵魂净化之感”。

南京大学一位知名教授感慨地说：“如果我们的各级干部能将《谈官德》和《官德感言》当作枕边书，朝夕诵读，则百姓幸矣，天下幸矣”。对于官德，父亲在专著中有许多精辟、经典的表述和认

知，如“官德是为官从政者德行的综合反映”，“官德是做人、报国、为民的必备素质”，“做人可以一生不仕，为官不可一日无德”，“难耐清贫莫为官”，“德不高何以谓为官”，“好人不一定都做官，做官一定要是好人”等等。父亲专著思想深邃，观点鲜明，富有哲理，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是感性认识的升华。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说：“医有医德，师有师德，做官也应有官德，没有官德，即使混入官场，也是一名丑角，演出的也是一场闹剧”。

父亲在官四十年，对官德的研究从未停止，官德二字始终是在他官言官的话题。2012年他又撰写了《在官言官四十年》一书，在书中父亲直言官场，直言官德，以真言言官，用真话言官，为官场建言，也为官场进谏言。《在官言官四十年》所言，皆是真言，也是良言，没有妄言，没有谎言，完全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出于一个为官者自己的良心，在官言官成了父亲心中挥之不去的一种社会责任，他为官场留下了一份真实的记录，一份属于历史的真实记录。在父亲的专著中，关于官德的专著是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堪称专著中的经典。

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丹心一片颂官德”，做人做官的风骨和风采一

直在激励教育着我们，每次拜读父亲的专著都有不一样的感悟。父亲在专著中歌颂真善美不惜笔墨，鞭挞假丑恶针针见血，从父亲专著中我读出了他深厚的文字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敏锐的洞察力，敢于直言，为民呐喊的“拳拳公仆心”。

父亲将他在官四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悟化作了官德的研究，奉献给了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父亲专著中的话语像一面镜子，从中照见了父亲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也照见了众多为官者的灵魂，父亲专著的背后是他多年的理论研究、工作实践、理性思考和辛勤的付出。只有经历世事，安于内心的智者，才能写出如此之作。

用细腻的笔触记述时代，用犀利的语法书写现实，是父亲研究官德，撰写官德的初衷。官德从何而来，我在父亲的专著中找到了答案：一靠修养，二靠建设，三靠自律。

愿天下为官者皆重官德，是父亲多年对官德研究捧出的寸草之心。



母亲的屋檐

□ 明伟方

童年的记忆总是和母亲的屋檐连在一起的。那时的我，活像一只小野兔，成天和小伙伴们一道，在田头地埂跑来跑去。从不理睬落日夕阳的催促，只有我的乳名一遍又一遍在山谷响起，我才会想起回家的路。

母亲一定是站在屋檐下，将两手放于额际焦灼地呼唤。而当我的脑袋魔术般地出现在母亲面前时，母亲又惊又气。就在母亲举起巴掌佯装打我的瞬间，我却泥鳅般从母亲身边滑过，进里屋吃香喷喷的晚餐了。

那时，母亲很高，屋檐很高。七岁那年，母亲用竹条逼着贪玩的我挎上了书包。山里太穷，学校离家有十多里山路。母亲总是早早地起来，为我煮熟几个红薯或玉米棒，在淡淡的晨雾中送我出门。

牛羊归圈时分，我也该放学了，母亲就喜欢站在屋檐下等着我从茫茫暮色中归来。山路上的杂草丛生，野刺槐不止一次地刺破我的衣襟，也刺疼母亲那颗善良的心。

山里的日头升了又落，落了又升，我也渐渐长大懂事了。那

时候，山里的孩子能上完小学已经算够有福气，所以小学毕业后我执意要求辍学帮母亲干活。其时父亲已因病不起，全家的重担都落在母亲瘦削的肩膀上。

母亲摸着我的头，直掉眼泪：“娃啊，山里人穷就穷在没文化上，只要你能学点本事，多见点世面，娘再苦再累也值得呀！”

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那年秋天，漫山枫叶如火如荼，我被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临行前的那个晚上，山风穿过屋檐，穿过门缝，不停地拍打着微弱的煤油灯光，我猛然发觉：在我蓬勃向上的青春里，母亲已不再高，屋檐也不再高。

我是一步一回回头地离开生我养我的大山的，母亲佝偻着腰，站在屋檐下送我远行的神情是我心中不朽的风景。

如今，什么都看到了，近处的轻歌，远处的曼舞。然而常记得风中的母亲，雨中的稻谷，不敢在花里寻香，酒中沉醉。

是的，母亲一生都没能走出大山，甚至她那低矮的屋檐，但她却以一个山村妇女的博大胸襟，让她的儿子稳健地走向了人生，走向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和儿子共读的时光

□ 吉淑芳



最近，家里新添了一组书柜。整理书柜时，发现家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儿子上高中时我读过的书和杂志。

翻开汪曾祺的《人间草木》，一枚玉兰树叶书签轻轻飘落下来，一缕淡淡的清香在空气中回荡，那熟悉的味道，芳香了那段有书相伴的时光。

儿子读高中时，课余时间总喜欢读一些书和杂志。为此，我批评了他好多次。我固执地认为高中课业繁重，没必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读那些“闲书”，要把所有的心思全都用在学习上。

儿子据理力争，说出了读书的种种好处。我们母子互不相让，各说各的理。那段时间，因为读书的事和他闹得很不愉快。在儿子的一再坚持下，最终达成协议，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他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读一些书，调节一下紧张的学习生活。

于是，每到休息日，儿子总会去学校门口的书店，买回一两本杂志，有时也会买一两本特别喜欢的书，他总是合理地利用零碎时间，认真地去读每一本书，偶尔也会讲给我听。

为了减少和儿子因为读书产生的摩擦，我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阅读那些书和杂志。

那时，儿子读的最多的是一些名家散文和青春励志类杂志。慢慢地我发现，我和儿子因为读书发生的争执渐渐地减少了，还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有好多话题都来自那些书和杂志。如今，每次和儿子去书店，看到喜欢的书都会不约而同地去挑选几本，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喜欢这些书和杂志。那些书和杂志，曾陪伴着我们母子共度了一段难忘的读书时光。

后来，儿子就把买书的任务交给了我，每到新书上架的日子，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书店，生怕去晚了买不到新书。我迫不及待地翻开那些散发着点点墨香的新书，总要先睹为快。看到好的文章，第一时间推荐给儿子，我们讨论读书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多，关于读书的意见分歧和矛盾也逐渐地减少。

儿子也会把他喜欢的作品推荐给我，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喜欢上了读书。读书，让我们母子和睦相处，互相进步，愉悦心情的同时还丰富了思想和内涵。

高考那年，儿子的语文成绩还是令人满意的。儿子对我说：“妈妈，如果我没读那么多课外书，没有那么多课外知识的积累，我的语文是不会考出这么好的成绩的。”

儿子高中毕业后，我把一些书和杂志送给了和我一样陪读的朋友的孩子们，那些书和杂志也带给他们好多益处。儿子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有时，我推荐新书给儿子，他还时不时地调侃我，老妈，我高中时你不让我读课外书，后来你受我的影响，你也喜欢读书了，没有那时培养的兴趣，你现在还能喜欢读书吗？是的，如果没有儿子的影响，可能今天我不会那么喜欢读书。还好，生命中有你和我，有书相伴的日子，温暖了时光。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总相亲。”那段和儿子共同读书的日子，早已留在了岁月的深处。那些读过的书，是我们送给自己的最珍贵的礼物，足以温暖和愉悦自己。总有一些温暖，让人无论何时何地，总能心生欢喜。有书相伴的日子，芳香了那段时光。

湮没在故纸堆里的国画大师

——读黄材运的《王梦白传》

□ 陈伟雄

烂的一生。

王梦白，名云，字梦白，号破斋主人，出生于1888年。幼年在灯盏店、钱庄当学徒，喜读书绘画。27岁那年，王梦白来到上海发展，机缘巧合得到了国画大师吴昌硕的指导，画艺大进。五年后他又来到北京，得到了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的赏识，在陈师曾的点拨下，王梦白改习画法，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使他在日后绘画的道路上声名鹊起。

在陈师曾的推荐下，他还担任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央美院）国画系的教授、主任，培养出了王雪涛、王羽仪等著名画家。1929年，王梦白应日本艺术界邀请，在东京、大阪举办个人画展，轰动日本画坛，被盛赞为“中国第一画家”。在他声誉达到顶峰时，不料旧疾复发，手术失败，葬送了他的生命，也葬送了一代天才画家。

王梦白的艺术才华是全面的，他的绘画作品不仅在花鸟、走兽方面出色，在山水和人物画方面的造诣也同样出色，甚至在书法、诗词方面也非同一般。他作画以随意见长，不拘谨，不墨守成规，兴之所至，一挥而就。1925年新月社聚会上，王梦白的《水墨三色猪》，因其娴熟高超的绘画技艺，使他名噪艺林，传为佳话。

《王梦白传》一书中，最让我感兴趣

的是王梦白和齐白石之间的过节。王梦白和齐白石都是中国近代画坛上的两位高手，他们师出同门，又同在一所学校任教，同样受到陈师曾的厚爱和指点，只是俩人性格迥然。

王梦白自傲，口无遮拦，对比自己年龄大、木匠出身的齐白石有些瞧不起，经常以各种方式讥讽齐白石，两人因此结下矛盾。

但他们的关系并非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不堪，俩人也多有合作。据说齐白石在遭受王梦白的讥讽后，不计前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都拜王梦白为师，曾一度成为京城画坛的一段佳话。在王梦白去世后，齐白石老先生不顾高龄，与陈半丁、张大千等人联系筹备治丧办事处，担当起为王梦白家属举办王梦白遗作展览，筹集款项，料理后事，安置遗孤的重任。可以说，齐老完全不计前嫌，以德报怨。

《王梦白传》共分七个章节，每个章节按时间顺序排列，再现了王梦白跌宕起伏的一生。该传记行云流水，既有传记特点，又有散文味道。文风诙谐幽默，清灵雅丽，对方言俚语、民俗风情的描写极有韵味。

正如著名美术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陈传席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作者并没有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惯用夹文夹白，屈屈整整，貌似学问高

深，实则迂腐酸朽；也没有斤斤于繁缛的考证，让外行读者晦涩难懂，不堪其烦，而是基于史实，将专业术语化为轻松的文艺笔调，为我们清晰勾勒出了一个鲜活的艺术大师”。

郁达夫说：“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在《王梦白传》里，作者渗透了自己的情感。有对王梦白孤苦身世的同情，有对他才气的欣赏，也有对他过早陨落的惋惜。作者对人物的褒贬也是站在客观角度，不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的观点，对王梦白的性格缺陷不掩饰，也不置可否，而是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感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本难得的好书，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似乎只存在于教科书的人物血肉逐渐丰满起来。其实在民国这个山河离乱而又文气蓬勃的传奇年代，这些活跃在文化前沿的艺术家们本该这般鲜活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追求，只是每个人性格不同，命运也就不同，就像盛名之下的王梦白，其艺术生命还未来得及沉淀就过早陨落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画坛的一大损失。

